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Petina Gappah

AN ELEGY FOR EASTERLY

东区挽歌

[津巴布韦] 佩蒂纳·加帕 著 贺晚青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tina Gappah
AN ELEGY FOR EASTERLY

东区挽歌

[津巴布韦] 佩蒂纳·加帕 著 贺晚青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2-3601

Petina Gappah

AN ELEGY FOR EASTERLY

Copyright © Petina Gappah 2009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区挽歌/(津巴布韦)加帕著;贺晚青译. —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短经典)

ISBN 978-7-02-009208-6

I. ①东… II. ①加… ②贺…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津巴布韦-现代 IV. ①I47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8079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仲召明

责任编辑:马爱农

封面设计:张志全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49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208-6

定 价 2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010-65233595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

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

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

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

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

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

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献给

我亲爱的父母特雷拉伊·加帕和辛比索·加帕，

以及雷吉娜、拉铁尔、维姆巴伊和武奇拉伊

我对回弹力越来越欣赏。

不是枕头一次次恢复原状的那种简单抵抗，而是

一棵树木的坚韧：寻找阳光中，一边受到阻挡，

它就朝另一边生长。一种盲目的聪慧，没错。

但在造就了海龟、河流、线粒体和无花果的这种坚持之外——是这个像树脂一样无可回缩的尘世。

——简·赫什菲尔德，《乐观》

目 录

001	听，最后一声军号
018	东区挽歌
039	阿纳克斯曳步
054	来自伦敦的好东西
072	在金三角中心
079	穆潘达瓦纳舞蹈冠军
093	我们在日内瓦的同胞
108	来自拉拉潘济的女仆
126	朱莉安娜小姨的印度雇主
144	罗西新郎的开裂粉唇
148	我的堂妹兰巴纳伊
173	和解
185	午夜加州旅馆
201	译后记

听，最后一声军号

军号声撕破了圣陵的宁静。它那熟悉却又令人难以忘怀的哀伤总是能够发挥效用。就连总统自己，也润湿了镜片后的眼眶。在寡妇光荣的家里，我就在他的旁边，所以每时每刻都能注意到他。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也许，他并没有泪眼模糊，而是我自己瞬间迸发了涟涟泪水。他那件总统服的绶带上点缀着各种徽章，亮闪闪的，在绿色丝绸的映衬下，光芒又褪去了。

他紧攥住双手，突显出手上的肌腱。这个动作，让他一下子老了许多，虽然他原本就不年轻。一股同情突如其来地涌上我的心头。不经意间，几行印象模糊的诗跃入脑海：他在老去，他在老去；他将穿上卷起的长裤。他的发丛中有道发缝，头皮处的白色发根显示了染色剂的未及之处。他有没有数着年岁，或乃至数着月份和日子，盼望自己也会在号角声中遁入飘渺，也会躺在他第一任妻子墓穴旁黑漆漆的地下，地上是大理石？

护柩者们戴着黄绿色的贝雷帽，脸庞被遮盖了一半。他们肩章上的金属徽章，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他们的军刀映照在锃亮的鞋面上。他们抬起灵柩，将其举过肩头。覆盖在灵柩上的旗帜

滑下来，露出了棺材的颜色，白色和金色。与此同时，前面的士兵用手扶住旗帜，以防其完全滑落下来。

就这样，一步一小停，两步一大停，他们一行来到了如茵绿草上的墓地跟前。殡仪馆的那个白人头戴大礼帽，身穿燕尾服，僵硬无比。他们从哪儿找来的这些人呢，这些病恹恹的、身着葬礼服的白人？

现在这个国家几乎没有白人了。

眼前一片黑色、绿色、褐色和白色。黑色是光亮的墓碑所用大理石和丧服的颜色。绿色来自总统身上的绶带、士兵头上的黄绿色贝雷帽和墓地里泛着光泽的人工草地。炎炎八月，青年合唱团的成员身穿深绿色迷彩装，引吭高歌，他们唱的是一场不可忘却的战争，唱得声嘶力竭；人们聚在一起倾听，那黑压压的一片，便是黑色。黑色和褐色组成了沃伦丘陵，光秃秃的山峦上，树木不再，存留的只是树桩，往昔的绿树今日已成褐林，柴火取代了家家户户无迹可寻的电力。

随着灵柩被放下，军号声停止了。这突然的寂静搅乱了我的关于总统终须一死的思绪。我准备走向前去，直到墓穴跟前。总统也走了几步，我注视着他，而这个人，这位老者，却贵为军队的统领、反帝国主义的领袖，就在不久前，他还在一场为死难烈士举行的葬礼上发表了讲话。

就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从开祷后到最后的敬礼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发表了他的悼词。

“他是一位品格优秀的人，一位在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英勇作战的军人，一位可亲可敬的丈夫和父亲。我们向他的家人以及他的遗孀，埃丝特，表示吊唁与慰问，并鼓励她勇敢地面对如此沉重和伤痛的损失。”

国家广播电视台的摄像机搜索到了我的脸。我面对如此沉重伤心的丧事表现出来的勇敢形象被传送到全国千家万户的电视里。摄像机又回到总统身上，他说道：“今天我要和你们说的是，你们也必须防止沾沾自喜，就像我们今天安葬于此的这位骁勇英雄一样。你们务必以我们这位倒下的同志为榜样。今天，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再接再厉，团结一致，共同巩固我们在解放运动中取得的成果。”

这已经是四个月来，第七位英雄葬礼上的第七次致辞了，一双双呆滞无神的眼睛在我的周围随处可见。这些遴选出来的人全都年纪一大把，而艾滋病也将发挥其效力，即便是在最为英勇的烈士中间；副总统低垂着眼睑，似乎下一位要辞世的就是他了。做总统的演讲稿撰写人一定不是难事；他要做的似乎就是剔除前一位牺牲的同志的名字，换之以新逝者的名字。

总统继续说着。首席大法官打起了盹。掌声爆发时，警察总长猛然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只有央行行长似乎在听他演讲，听得全神贯注、聚精会神。今年，在为第三位牺牲者举行葬礼的一周前，内阁最终就本国货币兑英镑、欧元、美元和兰特^①的最佳汇率达成了

① 南非货币单位，1元人民币约合1.07兰特。